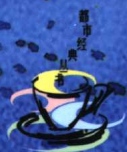


浪漫少女挑战幸福婚姻
关于爱、宽容与谅解
中国网络版《廊桥遗梦》！



一切随风

榛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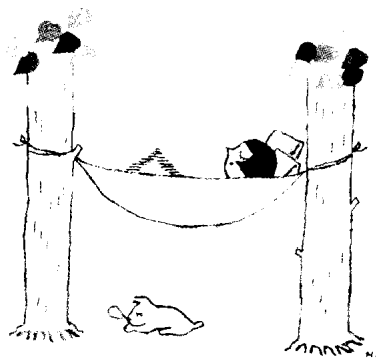
*No shade of any living growth
was e'er so dear
so well-beloved,
so sweet as yours!*



知識出版社

一切随风

榛子 著



知識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随风/榛子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6

ISBN 7-5015-3896-4

I. 一… II. 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866 号

策 划 人：张高里

责任编辑：张高里

责任校对：马 跃

责任印制：张新民

封面设计：任 玥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2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6000 册

ISBN 7-5015-3896-4/I·313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此刻的我正在大学中国文学史老师的车上。他的白色富康车正行驶于我们学校的沿湖路上，路边的垂柳，从我躺在车后座的仰望的视角看，舞动得比平时状态得多。



第一章

N O . 1

艾尔薇拉：我喜欢年长的男人纯属偶然，没有什么前因后果。总有爱好深究的人不会相信。那么，他们也许会从我的叙述中找到一些行为的碎片，拼装成似是而非的理论。真要我说点什么呢，我就说我是个有自恋倾向的人。我比同龄的女孩要早一点从蛹变成蝴蝶。我很早就开始注意名著中的那些细节，模仿女主人公万种风情的做派。我会盯住某一点，再缓缓垂下眼帘。我会微侧着脸，对着某一方方向，既看了又没看。我还会对着虚空投射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扑腾着色彩斑斓的大翅膀，那光芒，总能刺伤某个追逐者的眼睛。我歇息的时候，落在了何处，也是很随意的。

其实，与年长的男人交往，有许多现实的好处，比如说钱那方面会宽裕一些。当然也有坏处。这利与弊在电视上那些请普通人做嘉宾的娱乐节目中被

从来没有一
样大树倒。
这样珍贵
这样可爱
这样甜美如
你。

他永远不会
以一个被吸
者的身份降
临到艾尔薇
拉面前。此
刻的他，唯
有寄希望于
命运之神，
把她们在将
来的某一刻
带到某
同一地点
偶然相遇。
在闪露中，
发现一段恋
情。

多次讨论过，我没有兴趣。年长的男人指的当然不是满头银发的老爷爷。细数一下与我有过微妙关系的男人，年龄基本上比我大十岁左右。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与我交往的男人的年龄也不同，但总相差十年左右。

这几天在网上碰到的男人也是如此。检索到这只小花狸鼠，是被那个网名吸引的。路，不像个网名，倒像一个真名，反而让人无法窥视他的内心世界。真名是父母起的，无法分析。网名是自己起的，与一个人的内心有某种必然的内在对应关系。聊了几句我就问他多大了，他说三十五岁，我就把他加成好友了。然后，以我的经验判断这大概是一个将来与我有某些瓜葛的男人。我嘛，虽谈不上阅历丰富，但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对男女情事已不再陌生。做做简单的减法，就能猜到我的年龄。我愿意跟我感兴趣的人聊，也愿意编织些故事。网上聊天还有一个好处。我是学中文的。我发现网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搜集素材的地方，已有几个网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走入我的小小说中。

我的这个新网友的聊天方式与其他网友不太一

样。他打字速度极慢，一看就知道很少聊天。这一点我喜欢，可见他还没变成网上泡MM的老手。说是懒得起网名，就只取了真名中的一个字——路。这样懒到家的人在網上还没遇到过。路说话也有些风趣，但不同于打情骂俏之类。文化修养也不错，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这有些闷，但总好过在如此年纪还津津乐道于流行音乐。他说，网上聊天一开始相互打听那段，像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的那首《你那冰凉的小手》。挺有趣，下次别忘了管他要歌词。路是名牌大学毕业，看来挺有钱，炒股票，住别墅，太太是专职主妇。

若是不承认钱对我的吸引力，那就太虚伪了。现在还有谁不喜欢这金灿灿的宝贝！但要我只爱上钱是不够的，还要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三个条件都具备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退而求其次，至少应是其中两个条件的任意组合。这世上的姻缘，不外乎这样的排列组合。

此刻的我正在大学中国文学史老师的车上。他的白色富康车正行驶于我们学校的沿湖路上，路边的垂柳，从我躺在车后座的仰望的视角看，舞动得比

从来没有什么太暗的
这样可说
这样可说

这样可说
这样可说

这是绝不会
是一个被
的身份跑
到艾尔薇拉
面前的。此
刻的他，正
在一条平
常路上跑。
他也在将
来的某一瞬
间，来到某
同一地点，
偶然相遇，
相遇的瞬间，
像是一段情
缘。

平时妖冶得多。每次穿过校园，我都是以这个姿势隐身，一出校门，我就腾地坐起来，有种胜利大逃亡的感觉。

许多人不理解那些超出一般道德准则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行为往往需要避人耳目，享受不到在人前炫耀、张杨的喜悦。他们一定不知道隐秘的乐趣。两个人，一个秘密，目光曲曲弯弯隔着毫不知情、傻乎乎的人群纠缠。我想到“暗香浮动”这句话。

让我这么放松的原因是我和我的文学史老师的关系已是末期。和文学史老师的开始是在大四，现在，我已是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四下半年，文学史老师作为我们的辅导老师与教授一起带我们做毕业论文，小组的讨论会多是他带着，教授是很忙的，还要四处去讲学。有一次，小组讨论会结束时，他站起来了，特高，快一米九了吧，原来上大课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我们都坐着，他站在我旁边，近距离的，才越发显得他高。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好像要和他比个儿。我一米六四，那高度差也是很明显的，就不假思索地说：“喂，你怎么长那么高呀？”

从此以后文学史老师的目光就总停留在我身上了。总有人奇怪为什么一些相貌平平的女孩那么有魅力，能吸引优秀的男士。其实窍门就在这里：总有些超乎常规的瞬间。比如在该表示尊敬的场合流露出一些不敬。当然这冒犯是小小的，不让人讨厌的。分寸感很重要。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模仿。我自认为自己还是有些姿色的，因此，我要是对某人感兴趣，成功率很高。在我们隔着叽叽喳喳、争相发言的同学们的面庞对望达到一定次数之后，我就借请教为由频繁出入他的办公室。他是留校的，三十二岁，已婚，老婆在美国。这点倒算不上我们的障碍，他老婆很有点滞留不归的意思。只是我发现出入他办公室的女生不只我一个，心里也就戒备着，提醒自己千万别爱得无力自拔。精神上是做到了，肉体方面便没太坚持。

说实话他对我还是很关照的。比如借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紧俏讲座的入场券，润色一下我的论文之类。当然，他帮的最大的忙就是我被保送研究生了。平心而论并没作弊，我的成绩不错，要考也能考上，只是懒得费那个力。走捷径钻空子对我们来说很

自然。我们同学中给老师送礼的，巴结巴结团干部的比比皆是。这没什么不好，要怪也不能只怪我们，我们那理想主义破灭后的父母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现实主义，只相信实际利益。

文学史老师帮我引见了招研究生的导师，给我找了个机会与导师面谈。谈话内容包括我对导师研究成果的崇拜，对一两个不懂的问题的虚心请教，还顺便提了一下将来感兴趣的课题，当然这课题属导师的权威领域。在学校大操场旁边边走边聊，快结束时已到开晚饭时间，有几个同学看见了我们。于是，就有了在同学中流行的版本：“某某陪导师在校园内散步，就推研了。”

高等学府的人就是文雅，这要是民间版本，恐怕就没这么好听了。

似乎应该先介绍一下文学史老师在我系的地位。我大四那年他是讲师，现在，他是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还是系党委副书记。他在高三时就入了党，大学时期还当过人民代表。不简单吧，典型的青年才俊。

车已经快到我们家了，当然不能停在家门口，我

妈一向不喜欢我拖泥带水。在妈妈面前还是表现得纯洁些好，可以落得耳根清静。我家与我的学校处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北京城那么大，所以让文学史老师送送就很有必要，他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由于我们在最初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所以也没有恋人分手时的恩恩怨怨。下车时我们依然吻别，他说这几天开会，过一阵再和我联系。

“您老不是忙吗，我怎敢打扰。”

今天开始放假。虽说研究生没什么课,但是论文总是要写的。假期毕竟是一个让人放纵的理由,让人高兴。在家可以尽情在网上漫游,与想像中英俊的GG们调情。不用担心钱,爸爸的单位给他安了宽带,说是方便他搞研究,包月,很便宜。

路的太太：“哒，哒，哒”我老公又在上网聊天。

前几天路叫我的时候，我也跟现在一样在楼下勤勤恳恳地搞卫生。我家住的是亚运村北部的别墅。这片别墅区是开发的较早的一片，里边住着的是与

我们一样有一些钱，但绝算不上巨富的人。我们比一些人强些的是，我们不用开一两小时车去城里上班。路炒股票，除了建仓、换股、出货等大动作要去证券公司外，在家在网上看看即可。两百多平米的房子于我像是个负担，仅打扫起来就很费劲，更别提还要上上下下地跑。我记性不太好，总忘了东西放在哪了，上下楼梯的次数也多些。我不喜欢请保姆，一是不喜欢有个外人转悠，二是还保持着过去勤俭持家的习惯。再说我极不善长管人，曾试着请过几个人，结果，还不够自己生气的呢。

尽管如此，在与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某些彰显我家住房与一般人不同的词，比如：楼梯，花园，屋顶平台，车库等，使用频率明显偏高。

那天，路在楼上大喊：“快上来呀。”我上去后，他说，这新来的网友正问他是否与老婆不合。我就坐下看他怎么回答。

路：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艾尔微拉：不陪太太，陪MM聊天，还不说明问题。

路：难道上网就不能找普通朋友吗。

艾尔微拉：“没人愿意费那劲。”

路：我愿意呀，我只想聊聊。

艾尔微拉：别自欺欺人了。

路：冤枉呀。

艾尔微拉：哼。

路：不信？

艾尔微拉：鬼才信。

我一看电脑就眼睛疼，说：“怎么那么多废话，还这么慢。”路说他打字太慢，又兴奋地搓了搓脸，说：“也不知道别人都怎么在网上泡小姐的。”我说：“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呀，把话题向那方面引呗。”我下楼去做饭了。我想，网上调调情，没必要太当真。

我从小就自认为我的祖先大概精通巫术。我对很多事都有预感。只是这预感没一点作用，只有在不依照那一闪而过的念头而采取任何行动时，这预感才正确。大约一个月前，我和一个女友在逛街，不记得怎么谈起网上聊天，脑子里就一闪：路可千万别迷上网上聊天呀。因为那可是一个能发挥他长处的地方，他可擅长机智幽默的对话。举一个典型例子：毕业的时候，系主任训话，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们的系馆明年就要竣工啦。你们当中上了研究生的就可以用上了。”这时，路在下边接话：“留一级也可以。”引起哄堂大笑。可惜，总是事与愿违，两个星期前，路的一位发小给他安装了OICQ，并大颜不惭地说他已在网上搞定了三个小姐了。

“吃饭了。”我喊。又过了好一会儿，路才在餐桌前落座。

“小姐有男朋友吗？”

“她说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这什么意思呀？”

“谁知道呀。这小姐看来够火，把她办了吧？”

“德行。”

“哒，哒，哒……”

我虽然在拖地，但也听着楼上的动静。电话响了，过了一会儿，路下楼来，说要出去一下。我按捺住心中的兴奋，连他去哪儿、干什么去都没问，只问了去多久，就站在窗前目送他的车扬尘而去。我三步两步冲上楼，打开电脑。我和我老公基本上形影不离，这是难得的机会。我翻看他的聊天记录。

一开始就是你好呀，问候呀，多大了，学什么

的，干什么的，上网多久了，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头像怎么选的之类。真有点儿像那首《你那冰凉的小手》。这歌名很有意思，冰凉，小，描述男方的感觉，流露出爱慕怜惜之情，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女方的手冰凉、小巧，又显示出该女子柔弱敏感的气质。歌词是男声一段，女声一段，在陈述的同时，也唱到了爱情、诗意和梦想。网上的一问一答，也在字里行间包含了一些字面之外的信息。比如下面摘录的这几段：

路：你多大了？

艾尔微拉：还两月 25 了。

路：你怎么那么诚实呀，女孩一般即使差两周就到生日了，也不肯给自己长一岁。

艾尔微拉：你对女孩还挺有研究嘛，你多大？

路：35。我对女孩可不了解，我老婆说的。

艾尔薇拉：真倒霉，怎么我喜欢的年龄的男人都结婚了。

路：你喜欢三十多的？

艾尔微拉：对。既有成年人的厚重，又不太老。

路：好消息。

艾尔微拉：你太太干什么的？

路：家庭妇女。

艾尔微拉：那她现在在家？

路：在楼下扫地呢。

艾尔微拉：楼下？

路：我家有两层。

艾尔微拉：别墅？

路：对。

艾尔微拉：功成名就？

路：可以那么说吧。

艾尔微拉：你夫妻不合吧？

后面就是上次我看过的那段。然后：

路：你有男朋友吗？

艾尔微拉：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路：什么意思？

艾尔微拉：兴趣来了就与他玩玩。

路：玩人家呀？

艾尔微拉：不是，他也觉得无所谓，再说他也不
是主线。

路：谁是主线？

艾尔微拉：一直也没主线。